

马识途：热爱春光，关注天下

2月7日,在107岁老作家马识途家里,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进行了一场“慢直播”式的记录。

做操修身 写字养性

几十年来,马老每天早上6时30分左右醒来,在自家花园里迎着晨光打拳健身,一招一式干脆利落。去年7月,他的操练视频经川观新闻独家披露,引起极大反响。马老的女儿马万梅介绍:老人家自编健身体操,每天清晨锻炼,长年累月,坚持不懈。

马老锻炼时,女儿会在厨房给他准备早餐。早饭后,他会读书看报,练习书法。去年7月,马老宣布封笔,但他的书法却从未停歇。正如封笔时,中国作协副主席、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所说,写作是一个习惯,写了一辈子,突然要停下来,还是比较难。我相信,马老的书法还是会继续写的。的确,马老每天都挥毫泼墨。在记者的“慢直播”镜头下,马老特别专注地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——一个大大的“寿”字。笔酣墨饱,气韵浑然天成。

马老的“福”字写得尤其好。多年来,每逢春节,都会有亲朋好友来求“福”字。有的“福”字,伴随着马老的真诚祝福,寄送到全国各地,抵达他的朋友手中。今年春节,马老再次提笔写“福”,并委托诗婢家将“福”字按原大小印刷出来,放在诗婢家美术馆展出。

在“慢直播”镜头下,能清楚地看到马老书房的玻璃窗上,贴着他书写的“福”字。这些“福”字与一旁的红梅相映成趣,别有一番喜庆。

热爱春光 关注天下

今年春节,马老待在家里过年。虽然足不出户,却把新年过得有滋有味。他在自家的花园里,感受春天的气息。坐在院子里,他拿着望远镜,欣赏着一株株红梅;坐在书房里,练字阅读时间长了,他也拿起望远镜,就在窗前,观望窗外的春

色;兴致来了,在花园里,拄着拐杖,让女儿为自己与盛放的红梅来一张合影……

除自得其乐,与大自然亲近外,马老还十分关注外界。他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,阅读《文学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人民日报》等。70岁后,马老以惊人的毅力和意志开始学习电脑,并很快熟悉掌握,成为中国作家中最年长的“换笔人”之一。他这种勇于接受新事物的劲头从未消失,自从有了平板电脑,他又很快学会在平板电脑上阅读、看视频。马老午饭後拿着放大镜,专注地在平板电脑上看新闻的镜头被记者记录下来,窗外的阳光照射进来,马老埋着头,神情专注的这一幕,令人动容。

马老关心外界,外界也关心马老。正月初六下午,马老陆续接到朋友们的电

话。电话里,马老口齿清楚,与亲朋好友拉着家常。

口味常变 爱上咖喱

因为疫情,马老家的年夜饭和过节期间的伙食,都是家里人动手烹饪。马老的口味,常变常新,吃辣也不在话下。年夜饭有回锅肉、冒菜、红烧鱼……有趣的是,马老爱上了一个新口味——咖喱。咖喱鸡或者用咖喱煮的素菜,马老都非常爱吃。在饭桌上,他有个专属的小盘子,用来盛菜,马老的盘子里有咖喱菜,红萝卜、白萝卜、鸡肉,马老吃得津津有味。马老还有特别的心得:清淡的也要吃,多吃蔬菜,补充维生素。

“慢直播”镜头前,马老还为大家送出了他的新年祝福。

(肖姍姍 成博)



阿来：

青年作家不要放弃情感、审美、精神追求

1月30日,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成都开幕。封面新闻记者专题采访了正在参会的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、省作协主席阿来。在接受采访时,他谈到此次参会他重点关注的点是“文旅融合”。

谈到政府工作报告,阿来说很多议题他都非常关注,比如脱贫攻坚、防控疫情、社会治理、经济发展这些内容,其实它们往往不是一个各自单独的存在,而是互相有关联的。阿来也欣喜地说,四川如今取得的成就是全省人民、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干出来的。现在我们经济正在加速发展,可以说上了个新台阶,GDP接近五万亿了。

文学事业需要青年人一代一代传承。阿来对四川文学的发展,熟稔于心,深有思考。阿来曾对封面新闻记者侃侃而谈,仔细梳理在过去70年内,四川文学的发展脉络和轨迹,“以我的阅读判断看来,除了存在世界文学的大传统,中国文学的大传统,四川文学其实也有相对小的自己的传统。在小说领域,早在30年代,在中国文坛著名的四川作家艾芜和沙汀,就写出非常好的作品。李□人的大河小说,马老(马识途)的革命文学创作,都带给大家惊喜。马老首先是一位革命家,但也写出了优秀的文学作品。比如《夜谭十记》《清江壮歌》等。改革开放之后,四川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好的作家和作品。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,我们四川的诗人群体,在全国瞩目。最早写农村改革开放的就是咱们四川作家周克芹的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,该作品获得了

首届茅盾文学奖。之后,四川多位作家获得茅奖。”阿来还提到当下的网络文学,“四川的网络作家队伍,也是比较强的,我认为,实力排到全国前三没有问题。”提到如何培养青年作家,阿来说,我觉得不是培养的问题。字需要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。更重要的可能是,在这个浮躁的、过分物质化的时代,提醒青年作家不要放弃情感的、精神的、审美的追求。

新冠疫情让世界处于彼此比较隔绝的状态。人们的生产、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身为人类情感和思想描摹者的作家,应该怎么来表现这个重大的时代变化,阿来有自己的思考:新冠疫情是人类历史上遇到的一个重大困难。但其实,历史总归不是一帆风顺的,而是一种回旋式发展。就像一条江河一样,浪潮有起有伏。有时候顺畅,有时候有较大的波折。所以我不太忧虑因为疫情带来的暂时困难。因为从大的历史观讲,人类生活总体还是往前进的。人类虽然暂时因为疫情隔绝,但是总体还是要继续沟通、交流的。

“我所理解的主旋律,就是一种向上的、积极的、理想主义的精神。”阿来说。记者问,您的《攀登者》写得很好。关于写主旋律作品,您有什么经验吗?

阿来说,脱贫攻坚也好,或者说重大的社会进程、发展也好,不可能只靠某一群人来完成,而需要全社会同心合力。我们都要(至少部分地)参与其中。我所理解的这个主旋律,就是一种向上的、积极的、理想主义的精神。这其中当然需要人

的牺牲,需要艰苦奋斗,需要大家的付出和努力。据我观察,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东西组成的。如果没有理想主义,天天都是唧唧歪歪的小我东西,人类的意义何存?美国人打了二战,他们天天拍二战。那个是不是他们的主旋律?我觉得是。只要体现人类的努力向上,并且经过努力取得社会进步的就是。

记者问及,您认为艺术应该如何处理好历史与当下?

阿来说,所有东西都是当下的东西。古代的东西就是古代人的当下。李白杜甫也没有写古典作品的说法,是我们把他们写的看作古典。他们写的就是他们的当下。历史是过去的当下。所以我们不可能忽略当下。如果没有当下的书写,所有东西都是穿越幻想的话,那么这种精神取向就值得怀疑。

记者问道,政府工作报告里关于成渝一体化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也提的很多。那么您觉得在文化如何实现一体化来呼应政策?

阿来说,在我看来文化本来就是一体的。四川和重庆,巴与蜀文化可能有一点差异,但从来就是一体发展的。只不过把它划分成两个行政区划。四川和重庆在文化上本身就没有太大的区别,虽然各有特点,但是总体来说一致性更多。我们做文化产业,就要打破这种地域界限。双城经济圈虽然主打经济,但是文化事业、文化产业本身是经济的一部分嘛。实现这样一种一体化,就需要大家打破这种界限,多多交流。

(张杰 李媛莉)

王火说,有时候,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,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。王火的抗战经历与革命生涯,就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可宝贵、永不过时的精神财富。

记者多次采访王火老师,此次在王火女儿王凌的协助下,根据平时与老人的交流内容,完成了本篇访谈,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,一个老党员对党的一份深情献礼。

记者(以下简称记):你首次发表文章是什么时候?

王火(以下简称王):1942年7月初,18岁的我由上海到南京,去合肥冒险偷越日寇封锁线,步行至河南洛阳,经陕西入川,到达重庆,辗转到江津投奔在县城当律师的堂哥王洪江。这年,我考入了国立九中高一分校。后来成为我夫人的凌起凤,当时就在九中高二分校。

1943年夏天,九中高一分校发生了一起学生中毒事件。那几个晚上,我心急火燎,写了一篇措辞强烈的评论《九中就医学生感言》,次日投寄给《江津日报》,报社立即发表了这篇千字文。我这篇文章对当时的江津县卫生所的官僚主义、医生冷漠等现象进行了抨击,后来听同学们说,这篇文章对医院的抨击令人痛快……

这是我首次发表文章。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,被人传阅,真的是自豪和喜悦!什么叫“金不换”呢?我意识到了为民呼与鼓的重要性!于是从那年在江津开始,我不断练笔,常有小说、散文、特写在重庆的报刊发表。

记:你几乎不提及自己左眼失明的经过……

王:几年前中央电视台白岩松来成都家里采访我,我略提了一点。

那是1985年5月,成都盐道街新的出版大楼正在修建,工地上沟渠纵横,建筑材料堆满了过道。一个下雨天,我拿着一部书稿的清样去出版社上班。因为去得早,单位几乎无人。远远地我听到一个小孩的哭声,循着哭声找去,发现一个穿着红色毛线衣的小女孩掉进了一条约一米宽的深沟里。恰好看见沟边正走过来一个年轻人,我便对他说:“哎!小伙子!你下去把那小孩拉起来呀!”岂料那小伙子毫不理睬,叼着烟,视而不见地走开了。于是,我毫不犹豫地跳下深沟,用双手把小女孩托上来。获救的小女孩立即跑开了,我自己却上不去了。深沟齐到我的胸部,雨越下越大,我急于脱离困境,使用皮鞋尖在沟内土壁上踢了一个可支撑脚尖的凹形,单足踩住,双手扶住沟沿,奋力一跃。没想到,我的头部猛地撞到一根钢管上,我又跌进了深沟……待我努力爬上地面,头部已严重受伤,左侧面全部瘀血,先是出现脑震荡症状,接着颅内出现血点,左眼视网膜受了伤。

经过治疗、休养,颅内出血与脑震荡总算治好了,但后来因编辑工作和写作过度劳累,左眼伤疤破裂,视网膜脱落,终至失明。

记:那一年,你正在重写《战争和人》。

王:对。恰恰就在重写的过程里,我左眼失明了。有一部美国电影叫《鸳梦重温》,讲一个人受了伤,过去的事全忘了,连自己爱的人都不认识了。原来我不大相信这样的事。我倒没有达到那样的地步,但当时认不得人了,说不出话来,后来很多事也忘了,也是那种情况,所以我现在相信那部电影是有事实根据的,并不是胡编的。医生叮嘱说:“你是作家,最好还是写写东西,把你的记忆恢复起来。”

记:对你而言,重写《战争和人》的过程是一个并不痛苦的过程!

王:不太痛苦。当然,从生理方面来讲还是有些困难,毕竟只有一只眼嘛。记得当我刚只有一只眼的时候,上楼梯就摔过几次;当我倒开水的时候,两眼没有一个焦点,一倒就倒在手上;我撇菜的时候,筷子就搬到碗外面去了;写字的时候,字迹就很潦草了,有的时候就像“画符”一样。一只眼又不能用电脑,其实,

威远县举行诗词创作比赛颁奖活动

2月7日,威远县“大美穹窿 诗咏威远”诗词创作比赛颁奖活动举行。威远县政协主席刘浑源出席并讲话。颁奖活动上通报了本次大赛的评审情况,对部分参赛作品进行了点评,获奖作者代表谈了感受。据悉,本次比赛共收到参赛作品470篇,经综合评审,共评出各等次优秀作品75件,评出组织奖5名、指导教师奖11名。

(余向红)

南充作家签名赠书活动举行

2月27日,南充作家签名赠书活动在尚品时代广场书有朋书店举行。南充市文联主席何永康,南充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李盛文,南充市作家协会党支部书记、副主席邓太忠,南充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庾西鸿、冯飞,《南充文学》主编杨茂生等参加了活动。据悉,南充作家在活动现场签名赠阅自己的文学专著380余册。

(林子)

平武县开展“走进平通印象梅林”文学采风活动

2月16日,由平武县文联主办、县作家协会承办的2021年迎春笔会暨走进平通印象梅林文学采风活动在平通梅林举行。《剑南文学》主编王德宝,平武县文联主席叶朝盛,江油市作家协会主席廖惊,平武作家协会主席羌人六及平武作家20余人参加了采风活动。作家们漫步在古梅园中,聆听“九子梅”的传说,感受“鸳鸯梅”的美好,欣赏梅花雨的飘落,行摄吟哦,对话梅林,畅谈文学。

(马青虹)

开江县举行《毓秀开江》作品集发行仪式

近日,开江县举行《毓秀开江》作品集发行仪式。该书主编、县创办主任朱映铮就其出版背景和编撰情况作了介绍,作者代表谭杰、刘春、樊荣做了发言。该书分为“女子文集”和“诗画集”,收录了近年来开江在发展进程中不同领域所发生的不同事件和成果。

(曹葵)

我 王火： 亮的这被火照 的一生火照

如果我有两只眼的话,掌握电脑还是很快的。

“一目了然”也好。一个沉得住气的作家,与寂寞是分不开的。如果一个作家很浮躁的话,那他是写不好的。习惯成自然,安于寂寞成为我的一种自然状态。不讲话,从早到晚坐在那儿写,我习惯了。其实,我是很希望保持安静的。我曾经说过,雨果84岁,萧伯纳94岁,他们都是写到最后一口气的呀!作家嘛,崇高的使命就是写作。不让我写作,难受得很。麻将,我会打;桥牌,我也内行。但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,我不愿为它们浪费时间。

记者手记：

2021年2月16日,大年初五中午,收到王火老师发来的一段语音:“蒋蓝同志,我给你拜个晚年啦,祝你们全家幸福,牛年吉祥!样样都好,祝你创作丰收。我在医院里,女儿王凌告诉我说,你在写我(指的是《王火:以英雄之笔记录时代》,刊发于《文艺报》),哎呀让你费心了……你有一支非常非常锐利的笔……在此我希望你保重身体,多多写出好作品!我想,争取过些时间春暖花开了,要是我能够出院回家,我们有机会见面,我就很高兴了!代我向文学朋友们好,大家都好!”真情流淌,情怀满满。

2014年初,王火将自己的手稿、信札、字画、著作等4000多件珍贵文献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。在家里所剩不多的物品里,有一块铭牌他十分看重,那是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,由中国作协颁发给参加抗日战争的老作家的,上面镌刻着8个大字:“以笔为枪,投身抗战”。王火在《月落乌啼霜满天》(《战争和人》第一部)卷首写下一句话:“有时候,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,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。”他的抗战经历与革命生涯就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可宝贵、永不过时的精神财富。

新中国成立后,“王火”这一笔名开始启用,这来源于文豪高尔基的一句话:“用火烧毁旧世界,建设新世界”——他觉得“火”字简单又是红色,还可以烧毁旧世界。倏忽70多年过去,这团火仍然熊熊燃烧。

在我的感觉里,王火老师是“名字是火,气质如水”,与他晤面,有如沐春风之感。从前年起,年过九旬的王火老师每年秋季以后都有半年时间在医院,很少回家,但他对文学的关注从未减弱。他女儿王凌告诉我,现在家里又书满为患了。因为王火一直在买书,王凌每隔几天就要回家去收他的快递包裹,都是书!现在,家里有几百个没有拆开的纸箱子,几乎堆满了所有房间。有领导准备到家里看望他,但实在腾不出几个人坐的地方……这个买书不止的习惯,恰是一位97岁的长者关注文学、青春常驻的表现。

王火让女儿转告我:他去年初完成的长文《解放初上海宣传工作的台前幕后》,分为上下两部分,刊载于《上海滩》2020年第一期、三期,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的新作。

理想之光、希望之火,成为照耀王火一生的方向。王火之“火”,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盏明灯。

(蒋蓝)